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

主编 沈卫荣

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

李方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

李　方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李方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2248-9

Ⅰ.①唐…
Ⅱ.①李…
Ⅲ.①官制-研究-吐鲁番地区-唐代
Ⅳ.①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5014 号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
主编　沈卫荣

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

李　方　著
Tang Xizhou Guanli Biannian Kaoz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31 插页 3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00 00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麴氏高昌王国，建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州位处西域东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唐朝在此实行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制度，同时建立了一个完整庞大的官吏队伍。这个官吏队伍分布在州（州郡、都督府）、县、军府、市、镇、戍、烽、乡里、城坊以及馆驿、长行坊等各级机构组织中，在唐朝统治西州乃至西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毫无疑问，研究这个官僚队伍是我们研究西州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西州政治制度的基础。

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高度发展，官僚队伍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问题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对象。然而，由于封建史家多以纪传体记史，达官贵人充盈史籍，地方卑官罕有记载，因此，造成中央官吏研究兴旺蓬勃，而地方官吏研究却相当薄弱的局面，这个问题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尤其严重。唐西州官吏研究却得天独厚。一个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了几千件唐代原始官府文书，披露了大量有关官府官吏的信息，为研究当地官吏问题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使我们研究西州官吏不仅成为必须，而且成为可能。本课题即以这些出土文书为主，兼采石刻墓志、敦煌文书、传世史籍，对唐西州官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

唐西州既是正州，又是边州，还是军州，这个特点决定了它的官吏系统比一般州县复杂得多。本课题主要包括西州官吏系统中四个层次的内容：

一、地方官员

西州有都督府、州政府、市司，及高昌、天山、蒲昌、交河、柳中五个县。州级官吏包括：长官（刺史、太守、都督）、上佐（别驾、长史、司马）、勾官（录事参军事、录事）、诸曹（功、仓、户、兵、法）参军事、参军事、市令、市丞、经学博士、医学博士等。县级官吏包括：五县县令、丞、主簿、尉等（下县主簿、尉等虽无品级，但仍为唐代管理地方基层事务的官吏）。

二、军府官吏

西州有四个折冲府，即前庭府、蒲昌府、天山府、交河府。每个折冲府有折冲都尉、果毅都尉、长史、司马、别将、校尉、队正、队副（中、下府队正、队副等无品级，但亦是军府中管理基层事务的官吏）。西州还有镇、戍、烽，以及天山军等等，这些机构中有镇将、镇副、兵曹参军、戍主、军使等等。军事机构中还有府、典、主帅等人。

三、胥吏

西州各级军政机构皆有府、史、典等胥吏。县级机构中还有司户佐、司法佐、司兵佐、仓督、录事等人。学术界对中央机构中的府、史、典、佐为流外官，无甚异议，但对地方机构中的府、史、典、佐是否为流外官，却颇有争议。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作为胥吏，上区别于官员，下区别于杂任，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四、职役杂任

西州有二十四乡，每乡皆有里正若干（小乡人数略少），乡里还有耆老（老人）、邻保。西州还有城主、城局、坊正、村正、横催等等。城主等人究竟身份为何？由于史籍记载欠缺，因此难以确指，但是他们属于职役或杂任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另外，城与乡地位相侔，坊正与里正相同，等等，这些问题学术界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总之，西州官吏的阵容是很庞大的。本课题将分六章分别研究这些官吏。

有必要说明以下五点：

一、我们曾经论证显庆三年（658）西州都督府设立以后，西州州政府与都督府合署办公。所谓合署办公，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意思。以长官、上佐为代表，西州有都督府、州政府两个机构的牌子，但是，真正的办事机构，以六曹判官、六曹主典这些办事人员为主体，却只有一套班子，所谓双头单身是也。但这个“双头”只是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义上的概念，实际上仍由都督府长官、上佐“一头”兼任。① 因此，本课题所讨论的州级官吏，实际上以都督府的官吏为主。

二、西州为中都督府，按史籍记载，中都督府机构中应有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及录事司，共七曹，相应有七曹官吏。但是，我们曾经对所有有关材料进行过详尽分析考证，结论是西州无士曹及其官吏，只有六曹及其官吏。② 本书无士曹官吏，并非遗漏。

三、上列诸多官吏职役杂任，其中有一些虽然有职有位，但并未见具体人名，如州级机构中的经学博士、医学博士，以及基层组织中的村正、横催，等等，我们在正文中只好阙如，以待后补。

四、本课题所做的各级官吏任职系年只是一个参考坐标。我们知道，官吏任职按规定在正常情况下是四年一转③，但文书中所见纪年一般是某一年。这一年，究竟是官吏任职的上限、下限，还是中间？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文书中的这个系年，一般是可以上溯或下延的。另外，我们在正文中有时指出，某官吏任职在“某年左右”，这是在经过考证仍不能得知时间坐标的情况下，给出的大概任职时间。

五、本课题主要依据出土文书，而出土文书皆为废弃的官私文书制成的葬具（如纸鞋、纸帽等等），破碎残缺是其显著的特点，文书首尾、内容、纪年，罕有其全者。手书本就潦草，时隔一千多年，字迹又变得模糊，更增加其辨识难度。本课题主要凭借典章制度和官吏的职掌，分析判断官吏的身份。唐官府文书分为六个环节，即长官署名、勾官受付、四等官判案、执行、勾稽、抄目。在这六个环节中，官吏的身份不同，出场的环节也不同，这是我们分析判断官吏身份的重要依据（州级官府文书中，唯勾官受付、执行两个环节，官员具官封名；县级官府上行文书正常情况下有署名）。又，唐代地方官称中，许多官名雷同。如都督府有司马，折冲府亦有司马；都督府有兵曹参军，军镇亦有兵曹参军；县府有司兵，行军、镇军亦有司兵。尤其是州府六曹（录事司及功、仓、户、兵、法曹）、县府诸司、军府镇戍，

---

① 参见拙文：《试论唐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的关系》，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2）。又见拙著：《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一章，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参见拙文：《关于唐西州都督府是否有“士曹”问题》，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115～125页。

③ 按规定，唐代官吏四年一转，但实际操作中以三年一转居多。因此，本书中遇有实际情况，则以三年计。

皆有府、史、典、佐，何者为何府官吏，本书都给予了必要的辨析和归类。

本课题受到史学界前辈的高度重视。张广达先生在《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序一”中曾经称道：“李方女史根据吐鲁番出土的资料整理出唐代西州地区的历任长官和上佐等官员的年表，成为别具一格的地方官志。唐史研究照这样求完备、求周密的精神进行下去，可以有理由预期，在不久的将来，唐朝不同品阶的重要官职都会得到类似的整理。”① 周绍良先生也曾特别嘱咐笔者，不仅要把官吏编年做下去，而且要把府史等胥吏研究出来。任继愈先生也曾称赞拙著《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此为西州官吏编年奠基工作）是一本有价值的好书。这些都说明史学大家看重本课题的研究工作。这些评价和嘱咐，是本课题得以完成的巨大精神动力。

本课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B 类重大课题“三至九世纪高昌西州政治制度研究”的组成部分。笔者作为课题主持人，主要承担西州研究部分。课题结项以后，笔者对这部分研究成果进行修改补充，结成两部著作，一部是《唐西州官僚政治制度研究》②，一部就是本书。如果说《唐西州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是笔者博士论文《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的姊妹篇，二者互为补充的话，那么，本书就是前两部著作的基础，三者浑然形成一个整体。这也是笔者多年来研究心得的积累。希望本课题的完成及诸部著作的出版，对出土文书学、西州历史研究、唐史研究，以及官志通史研究都有贡献和推进作用。

① 《二十世纪唐研究》，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特刊，2～3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唐西州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主编：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辑委员会委员：

王炳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乌云毕力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毕　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魏　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成崇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罗　丰（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所）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
段　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系）
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系）
达力札布（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宝音德力根（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朱玉麒（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李　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文物局）
张德芳（甘肃省文物考古所）
卓鸿泽（马来西亚自由学者）
中尾正义（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
松川节（日本大谷大学文学部）
杉山正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
荒川慎太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
Max Deeg（英国 Cardiff 大学宗教系）
Kirill Solonin（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系）
Ruth Dunnell（美国 Kenyon 学院历史系）
Peter Schwieger（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学系）
Karénina Kollmar-Paulenz（瑞士伯尔尼大学宗教系）

执行编辑组

组长：毕　波
组员：江晓辉　徐华兰　侯浩然　曾汉辰　安海燕　高　亮
英文编辑：Jennifer Dai

Editorial Board of the Monograph Series of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RIHPCWR)
School of China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Editor-in-Chief: Shen Weirong (RIHPCW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ditorial Board:

Wang Binghua (RIHPCW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 Oyunbilig (RIHPCW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en Weirong (RIHPCW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i Bo (RIHPCW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uang Pumin (School of China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Meng Xianshi (School of China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n Jiazhou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ei Jian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g Chongde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uo Fe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Rong Xinjiang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Duan 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Qi Dongfang (Archae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Liu Yingsheng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Darijab (History Depart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 Minorities)
J. Buyandelger (School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Chimeddorji (Center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Zhu Yuqi (Faculty of Letter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Wu Yugui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Li Xiao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in Turfa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Zhang Defa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of Gansu Province)
Hoong Teik Toh (Independent Scholar, Malaysia)
Masayoshi Nakaw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 Kyoto)
Shintao Arakawa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akashi Matsukawa (Faculty of Letters, Otani University)
Sugiyama Masaaki (Faculty of Letters, Kyoto University)
Max Deeg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Cardiff University, England)
Kirill Solonin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Russia)
Ruth Dunnell (History Department, Kenyon College, USA)
Peter Schwieger (Seminar fuer 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Bonn University, Germany)
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Bern University, Switzerland)

Editorial Assistants:
Bi Bo, Jiang Xiaohui, Xu Hualan, Hou Haoran, Zeng Hanchen, An Haiyan, Gao Liang, Jennifer Dai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辑缘起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国学应该包括对汉族和汉族文化以外诸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本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和共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伊始就积极倡导和组织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的研究，并着手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方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现已初具规模，兹谨推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以展示本所同人及其师友们的学术成果、学术主张和学术追求，同时亦期望其能够成为西域研究的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平台，以此来联络国内、外从事西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推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进步和繁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选择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作为一个重点学科来建设，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西域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曾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近代中国的形成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清末中国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当时相当数量的爱国学者积极投身于“西北舆地之学”的研究，其成果对于中国领土不受瓜分和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的确立和边疆疆域的界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西域研究既然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疆域界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它当然应当作为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得到重视。特别是今天，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国学研究的倡导来深化对中国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并对其做出更合乎时代的定义，此时对西域和西域文化的研究自然应该继续成为国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西域研究，特别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是一门关涉多种学科的非常国际化的学问，重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国学研究的国际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是一个既具有悠久传统，又享有崇高学术威望的领域。中国的“西北舆地之学”自清嘉、道以后，就因缺乏新数据、新方法而渐趋衰落，而西方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却因另辟蹊径而成绩斐然。以法国学者伯希和为代表的一批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誉的汉学、西域研究学者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和吐鲁番劫走了大量珍贵的西域古文献，他们利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用汉语古音和民族、异国语言互相勘同、比对等方法来处理、解释这些多种语言的古文献数据，其成就不但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的“西北舆地之学”，而且亦曾在西方中国研究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尽管今日世界的中国研究从方法到内容均已日趋多样化，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是能够凝聚世界各国学者的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国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中国，但国学研究的方法、水平、影响应该具有世界性。要使中国的国学研究与世界的中国研究进行有益的对话和交流，真正实现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接轨，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中国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

第三，从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西方学者不可企及的天然优势，不但数量庞大的有关西域的汉文古文献是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而且西域语言中的大多数是中国国内诸多少数民族同胞依然在使用的活语言。中国学者本应在这个领域大有作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虽然于上个世纪前半叶在陈寅恪、王国维、陈垣等一代杰出学者的倡导下有过短期的辉煌，但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当王国维、陈寅恪被今天的国人推为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师时，中国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远远没有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相反，在这个领域的各个子学科中，中国学者拥有话语权者寥寥可数，不少子学科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成或即将成绝学。这样的局面将阻碍中国学术赶超世界一流水平的进程，更不利于多元文化在中国的同存共荣与和谐发展。有鉴于此，我们积极倡导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激励中国学者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内充分发挥我们潜在的优势，扬长避短，冀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国际一流学术水平间的距离；并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基地，培养下一代西域历

史语言研究人才，重兴绝学！

需要说明的是，西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域这一名称的指域常常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通常说来，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一般指的是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关以西的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指中原王朝西部边疆以西的所有地区，除包括狭义的西域地区，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古代的西域地区是一个民族迁徙、融合十分频繁的地带，亦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枢纽，因此在西域地区出现过的众多民族，他们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西域研究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法将这个整体依照民族、语言和疆域等任何范畴做人为的割裂。但鉴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指导方针和总体建构，我们借用“西域”这个历史词汇，更多的是出于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尊敬和继承，而“西域”这个名称于此所指的范围主要是地处中国境内的广大西部地区，与历史上所说的西域不同。与此对应，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曾在中国境内西部地区生活、活动过的众多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文化。限于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现有研究人员的组成和学术条件，我们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几个与西方中亚学研究相对应的学科上，即突厥（回鹘）学、蒙古学、满学、西藏学和西夏学等等。

我们采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这个名称，并不表明我们仅仅重视对西域的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我们主张将西域研究建设作为对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各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学科的合理方法都应该被运用和整合到西域研究这一学科之中。我们之所以强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是因为我们比较推崇用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方法来研究西域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我们鼓励采用实证的语言学、文献学，亦即西方所说的 philology 的方法来处理、解读西域地区出土的各种不同语言文字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对西域各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解释。我们决不排斥对西域研究作宏观的理论建构，也不反对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范式引进我们从事的西域研究之中，但我们坚持的是：任何宏大叙事必须以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特别强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基础建设，推崇朴实、精细的学术风格。

欢迎海内外从事与关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朋友们来和我们一起推动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祝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进步、繁荣！

沈卫荣

2007 年 3 月 22 日

Editor's Preface

China has long been a country with many ethnic groups and multiple cultural traditions, therefore, China studies must include researches on non-Han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cultures. It is based on such a common understanding that the School of China Studie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and organizing researches on the language, history, geography, religion and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of China's frontier regions ever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school has also made the decision to establish 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society, the Institute has now been established after a year of preparation. We are now launching the "Monograph Series of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These publications present academic approaches, pursuit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Institute's members and thei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We hope the Monograph Series will serve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as an academic platform for rallying scholar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to improve and ensure the flourishing of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Three main considerations prompted the School of China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o choose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y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as one of its core research fields to be especially promoted.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China's western regions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formation of China as a nation state. During the late Qing, the aggression of Western colonialist and imperialist powers brought about unprecedented and severe crisis in China with the insecurity of its frontier regions. It was during such a time many Chinese scholars devoted their time and energy in "the geographic and historic studies of the northwest regions." Their work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preventing Chinese territory from being taken away by western colonialist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as modern nation state, and to defining the national borders of China. Since such research was vital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identity as a nation state and the definition of its national boundary, it should be sincerely view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studies.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for us to deepen our own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it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give it a new definition befitting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 by means of promoting China studies in the time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promoted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 studies in this particular time period for facing the new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Secondly, the study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specially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e region, is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cholarship that involves many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Putting emphasis on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will advance the goal of promoting China studies into an internationalized discipline of high scholarly standard. In the West,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y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is a field with both a long tradition and great prestige. In China, due to the lack of new materials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the "geographic and historic studies of the northwest regions" began to decline after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Meanwhile, study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in the West made great progress along new paths. As represented by the French scholar Paul Pelliot, a generation of well-known European, Russian, Japanese and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